

绿

周刊 WEEKLY

绿色发展，美丽中国

从大开发到大保护 是历史进步

杜 铭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坚定表态振聋发聩。这意味着，以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的大保护战略将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最紧迫而重大的任务”。这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如何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是值得思考的重大现实命题。

长期以来，一提到区域发展，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大搞开发建设，争取大上项目、上大项目，迅速拉动经济增长。不可否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强烈的发展冲动可以理解，它是我国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

但在大开发过程中，囿于自身利益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各地往往忽视了资源环境容量限制和生态环境保护。日积月累，环境不断恶化，生态功能日渐衰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长江沿岸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40多万家化工企业，仅规模以上的排污口就有6000多个。2012年水利部水资源公告数据披露，全国废水排放总量785亿吨，其中近400亿吨排入长江——几乎相当于一条黄河的污水排进了长江。高强度开发带来的污染触目惊心，加上水土流失、石漠化加剧、河湖湿地退化，使得河流通航能力下降、物种濒临灭绝、地质灾害频发，成为母亲河不能承受之重。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提出“要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发展规划要发挥引领约束功能。在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统一市场、加快转变方式调结构方面，要用“快思维”做加法。而科学利用水资源、优化产业布局、统筹港口岸线资源和安排一些重大投资项目，如果一时看不透，或者认识不统一，则要用“慢思维”，有时就要做减法。对一些二选一甚至多选一的“两难”“多难”问题，要科学论证，比较择优。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列出负面清单。

这就是说，今后在长江经济带，凡是有益于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的事要多做、快做，比如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而那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事要少做甚至不做，比如修建小水电、毁林开垦、过度放牧、围湖造田等。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共同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从大开发到大保护，体现的是生态文明的进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湖北保康雾凇美景



这是1月13日拍摄的湖北省保康县龙坪镇的雾凇景观。近日，位于湖北省西部的襄阳市保康县出现低温雨雪天气，龙坪镇等高山地区普降小雪和冻雨，出现雾凇景观。 杨 轶 摄

执行主编 鲍晓倩
责任编辑 刘 蓉
美术编辑 高 妍
联系邮箱 jrbzlk@163.com

麋鹿是我国特有的世界珍稀物种，19世纪末曾在我国绝迹。如今——

石首麋鹿何以“跳”出濒危名录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杨雄飞 蔡家奇



“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在2000多年前的古云梦泽，楚王在此圈养麋鹿，水草丰茂，犀牛麋鹿成群。湖北省石首市境内的天鹅洲长江故道，就是古代云梦泽的一部分，有着独特的“九曲回肠”的湿地地貌。时移世易，曾经浩瀚无边的云梦大泽早已不复存在，大部分变为陆地，仅余零星水体如洪湖。大泽不再有，而麋鹿也有了。在经历猎杀、绝种、重新引进、大量繁殖、野化放养等一系列艰难的过程后，野生麋鹿，终于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长江故道寻访麋鹿天堂

在湖北省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负责人温华军的带领下，记者踏进了石首市天鹅洲长江故道这块神秘的土地。早上8时许，穿过一片林荫小道，阳光透着薄雾洒在身上，如梦如幻。在路边的水塘边，麋鹿的蹄印清晰可见。路上不时有野鸡穿过，一点也不怕人。

不一会儿，就到了一片一人高的芦苇丛，狭窄处看不到前进的道路，温华军笑着说，“一直开，车到山前必有路”。他告诉记者，因为要保持原生态，保护区里没有修路，连供游客游览的步行道都没有，现在走的是他们日常巡护踩出来的一条便道。

在芦苇丛穿行10几分钟后，视野渐渐开阔，远处的长江故道波光潋滟。突然，温华军叫了一声停车：“前面芦苇丛中有麋鹿。”我们刚下车，在前方500米处，一只独角的雄鹿突然从芦苇丛中钻出，它似乎也发现了我们，站定朝我们看过来。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见它的眼睛深深凹了下去，温华军说，这是麋鹿面对危险时的生理反应。

我们停住脚步，不一会儿，又有几只麋鹿从芦苇丛中钻了出来，发觉我们没有什么威胁了，它们转身排成一列向长江故道走去。我们弃车步行，紧跟着它们。10分钟后，我们来到了长江故道的沼泽边，在沼泽深处，大约100多只麋鹿分成5群，排成一字立在水中，离得较近的几只麋鹿卧在水里，几只活跃的麋鹿不时地用自己的角对挑，场面并不激烈，显然是一种温和的嬉闹。更多麋鹿或站或卧，悠闲地沐浴着阳光，白鹭、大雁，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鸟儿不时从它们身边飞过。身处芦花飞舞的空间和清澈的古道，恍惚间，我们仿佛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古云梦泽。

温华军说，保护区东北面，有长江故道（牛轭湖）环绕，湖面开阔，水质清澈，水岸相接处是广阔的芦苇沼泽湿地，洲滩较高且有积水洼地，滩内沟渠纵横。西面以围堤与春风垸相隔，南面直接长江，在江水与民堤之间有大量的缓冲区。优良的湿地环境为麋鹿提供了理想的觅食、休息、繁殖和隐蔽的场所。在保护区内，麋鹿完全依靠野生植物为食，自由生活。

温华军告诉记者，2015年三、四月份产下的80头麋鹿幼崽如今已经可以跟着大部队戏水玩耍。和往年相比，今年气候适宜，所以保护区里的麋鹿们生活得十分惬意。



1月12日，虽已是数九寒天，韩佳钰和李鹏却一大早就来到西安大唐灞桥热电厂。“每天至少巡查4次，一边走一边检查环境情况，每走一趟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韩佳钰说，他们先到电厂中央控制室查看并记录企业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及在线监测数据，再将重点数据进行监控和比对，并详细记录在调查询问笔录上。之后走进车间查看生产状况，掌握每个运行机组的重点监控环节和风险控制点……

韩佳钰、李鹏是陕西西安环保局灞桥分局环境监察大队的执法工作人员。这个采暖季，他们作为环保驻厂监督员，驻守在西安市东郊地区主要供热企业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灞桥热电厂，开展环境监察工作。该电厂供热面积1432万平方米，承担着217家企事业单位的生产用气和20万户居民的冬季采



在经历猎杀、绝种、重新引进、大量繁殖、野化放养等一系列艰难的过程后，野生麋鹿终于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图为湖北省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意外令麋鹿重回自然

麋鹿俗称“四不像”，同大熊猫一样，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因“蹄似牛，脸似马，尾似驴，角似鹿”而得名。麋鹿起源于200多万年前，随着捕猎加剧和围湖造田让麋鹿生活的空间日渐狭小，19世纪末，麋鹿在我国绝迹，全球只剩英国有此物种。上世纪90年代，中英启动“麋鹿重引进项目”。1991年，中英科学家按照历史记载的麋鹿故乡沿途考察，选定石首天鹅洲2.3万亩湿地为首个麋鹿野化放归基地。随即，湖北省政府批准建立麋鹿自然保护区，不久后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几年后，分3批投放的94头圈养麋鹿，完全适应了这里的野生环境。麋鹿重新在长江中游的原始栖息地恢复了野性。

与其他自然保护区不同，天鹅洲自然保护区建立的目的是保护区内现存的自然对象，而是为了把早已从野外绝灭的麋鹿重新引进到它原来生活的自然栖息地中重建自然种群，其结果将是既保护了麋鹿，又促进了作为其栖息环境的湿地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保护。

1998年前，保护区内的麋鹿还难以摆脱人工圈养的模式。没想到的是，当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保护区沦为泽国，大洪水带来的意外，却让石首麋鹿体现出了一个物种重回自然的爆发力。

在保护区工作了20余年的高级工程师李鹏回忆说，当时，保护区内有一段200多米长的残堤尚未被水淹没，他们驾驶着木船，将90多头麋鹿赶到这段残堤上，并与解放军官兵一道为它们运送草料，直到2个多月后洪水退去。

在这一过程中，34头麋鹿失散，泅水自保，其中11头向东渡过低洼处洪水，迁移至杨坡坦地区。另外23头“偷渡”到长江南岸的三合垸一带；其中又有5头顺着长江继续向下游，游至

洞庭湖一带。大洪水退去后，保护区工作人员曾试图追回出走的麋鹿。然而由于麋鹿生性机敏，捉鹿计划落空。“一是很难找到，二是找到了也很难捉住。”谁也没想到，这个意外竟促成了今天三三三亚种群的自然形成。

17年过去了，杨坡坦种群发展至200多头，江南三合垸种群发展至300多头，洞庭湖种群发展至60多头，三三三亚种群合计达到600多头。在保护区的多年引导下，三大麋鹿亚种群活跃地区的居民已养成保护意识。麋鹿在三合垸至洞庭湖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了麋鹿迁徙的走廊。

至此，石首麋鹿家族接近1100头，占我国总数量的三分之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麋鹿种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赞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的成功范例”。到2013年底，世界麋鹿总数达4000多头，已从国际濒危动物名录“红皮书”中剔除。《世界动物园保护策略》数据显示，全世界总共开展了近138个物种的“重引进”项目，只有15项成功，麋鹿是最成功的项目之一。

人类为麋鹿腾地让地

石首麋鹿“四大家族”20余年长成世界最大野生麋鹿种群的背后，是人类为这一濒危物种腾地、让地的生态守护故事。“没有生态环境的守护，一切都是空谈。”温华军说。

长江故道石首段，弯曲的河道形成“Ω”形，犹如天鹅翅膀怀抱椭圆如鹅蛋的天鹅洲岛。从石首市到石首国家级麋鹿保护区，坐轮渡过江需半小时，再有半小时的车程才能到保护区核心区。正是长江作为与世隔绝的天然屏障，使此处河滩隔绝了人类干扰，才留下了2.3万亩适宜麋鹿生存的湿地系统。保护区内分布着植物256种，其中七成成为麋鹿的饲料植物，鸟类208种，鱼类77种，被农林专家公认为“袖珍湿地基因库”。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湿地

恢复。”温华军说，以前长江洪水将麋鹿不吃的苍耳、白茅草等旱生植物都淹死了，麋鹿爱吃的水草则十分丰茂。而如今由于不再泄洪，这些旱生植物疯长，挤占了麋鹿的食物生长空间。“保护区的面积大约能养活400多头麋鹿，现在有600多头，已经‘超载’了。”目前，保护区正计划扩大面积，将沿江围堤外面的土地通过购买或租赁的形式并入保护区。

几年前，石首市开始通过置换土地、异地安置等方式，解决天鹅洲湿地人与麋鹿争地、人与江豚争水面的矛盾。保护区内柴码头村1109名农民与政府签订了置换土地协议，放弃保护区内3200多亩棉田，接受政府在5公里外划划的同等面积土地。

如今，这块原农用地牧草部分恢复，盛产麋鹿喜食的野生大豆，也是母麋鹿生养幼仔期的主要栖息地。保护区还种植了一片小麦，准备在冬春交际食物短缺、母鹿产仔亟须营养之时开发给鹿群啃食。“剩下的部分我们会收割储存起来，在遇到大雪、大水等恶劣气候的时候，掺杂玉米粉、白菜、萝卜和盐巴投喂给鹿群。”

湖北省在规划保护区时，特别设立了8000亩缓冲区，现在缓冲区内仍留有当地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意杨。意杨被称为“湿地抽水机”，与麋鹿喜食的水生植物争水争地。据介绍，2015年底保护区将砍伐3000亩意杨林，恢复为湿地系统，为麋鹿生存让路。

另外，保护区计划用两年时间改造麋鹿食源地3000亩。届时，本土林地、草地、芦苇、沼泽地和灌木丛共生，将维系麋鹿种群的繁衍生息。“麋鹿不需要进行专门野化训练，只要给它们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就能茁壮繁衍。”温华军说，湿地保护是野生麋鹿保护的核心理念。现在，天鹅洲湿地除麋鹿、江豚外，还有天鹅、白鹭、黑鹳、猴面鹰、中华鲟、娃娃鱼等多种珍稀保护动物，被列入“中国重要湿地名录”，并正在申报国际重要湿地。

陕西加强48家对大气污染影响较大企业的监管——

驻厂监察保蓝天

本报记者 雷 坤

长期超标、人为违法等行为发生。”谈起自己的驻厂监察工作，韩佳钰深感工作的重要性。从2014年开始，陕西省环保厅在西安、宝鸡、咸阳等关中六市开展对涉气重点企业驻厂环境监察工作，监察对象为关中地区48家火电、水泥、钢铁、焦化行业等对大气污染影响较大的企业。根据统计，截至去年驻厂监察工作结束，全省共发现企业异常情况424个，提出预警56个，对24起环境违法行为实施了行政处罚。

如何发挥环保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保证有效地稳增长优结构，将污染降到最低，让市民拥有更多的蓝天？近期，陕西省打出包括驻厂监察在内的“组合拳”。按照新环保法的要求，陕西省环保厅对全省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要求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国家环保法和陕西省有关环保法律

法规规定，准确把握环保要求、优化项目组成、提高环保标准、做好项目设计，做到清洁发展、环境友好。在严肃监管与执法的同时，陕西环保部门更加注重对企业的教育、引导和帮助，及时发现和提醒预警；对轻微或偶发的违法违规行为，重视纠正，更注重宣传教育；对重大违法行为在铁腕惩治的同时，指导企业查找根源，促进解决问题。建立与企业全程沟通的机制和渠道，依法帮助企业解决项目审批、达标生产的具体问题，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

另外，对一些不符合国家要求、无法达标排放的在建或者已运行项目，陕西狠抓整改，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在充分发挥环保稳增长优结构作用的同时，严守环保标准底线，防止借稳增长促投资的名义降低环保准入门槛。